



最高法院还是 美式民主的“守护者”吗？

王绍光

[关键词]

罗伊案
最高法院
美式民主

当地时间 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此前对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做出的裁决，引起轩然大波。然而，这个判决只是美国政治大戏的一个插曲，它向我们揭示，美式民主的最后遮羞布正在缓缓飘落。

从罗伊案被推翻说起

1973 年以前，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是不允许堕胎的，只有大概四个州允许在任何情况下堕胎。1973 年 1 月 22 日，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案的判决确认，《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隐私权”，故女性的堕胎权受联邦宪法保护。这个裁决实际上推翻了以前各州的反堕胎法律。

2022 年 6 月 24 日，最高法院推翻了自己 49 年前做出的判决，逆转了对堕胎权的宪法立场。这件事影响巨大。因为罗伊案判决如石破天惊，但自那以后，就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不少州，尤其是保守的共和党执政的州，即使在罗伊案判决成为法律期间，仍然颁布了 1381 项堕胎限制，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限制堕胎。推翻罗伊案判决以后，天回地转，大概有 26 个州（即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几乎肯定会全面禁止堕胎。在这些州生活的妇女据说有将近 4000 万。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转向将严重影响这 4000 万妇女的命运。

2022 年 6 月 2 日，盖洛普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55% 的受访者声称自己的立场是“捍卫选择权”（Pro-Choice），也就是支持堕胎，只有 39% 是“捍卫生命权”（Pro-Life），反对堕胎。在法院判决当天（2022 年 6 月 24 日），皮尤机构也做了个民调，发现 61% 的成年人赞成堕胎权。如果我们看 1995 年以来的数据，赞成堕胎的人一直都比反堕胎的人多。法院判决时，反堕胎的人是三分之一左右（37%），支持堕胎的人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因此，最近这个判决显然是违反民意的。最高法院悍然违背民意，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次推翻罗伊案是 6:3 判决，也就是说最高法院 9 位法官中，有 6 位

法院判决时，反堕胎的人是三分之一左右（37%），支持堕胎的人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因此，最近这个判决显然是违反民意的。最高法院悍然违背民意，这意味着什么？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可谓一批“精英中的精英”

支持推翻罗伊案。对这六位法官，需要关注的不在于他们的性别是男是女，也不在于肤色是白是黑，而是这六个人的背景。他们六人中的五个人，要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要么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精英中的精英。正是这些人实际上执掌着在美国何为合宪、何为违宪的大权。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影响巨大，涉及很多方面。因为这次推翻罗伊案，大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与民权相关的一些案件上，但我更关注与选举相关的案件。事实上，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最高法院的重大判决中，有很多都与选举有关。一本 2021 年出版的新书《党派性的法院》（*The Partisan Court*）讨论了 12 个这方面的案子，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最高法院的判决宣称，公司在竞选期间拿钱来资助某些候选人，比如支持某个党派的广告，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而大家知道，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言论自由。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公然允许大公司在选举中砸钱，支持自己青睐的政党候选人。谁有钱，谁就有声音；谁的钱多，谁的声音就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金喇叭》。

在与选举相关的案件中，我特别关注涉及选区划分的案件。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通过选区划分来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由来已久。与之相关有一个词叫“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起源是在 1812 年的参议院选举前，麻省州长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 Gerry）将本州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以保证本党稳赢不输。由于新选区的形状酷似蝾螈（Salamander），所以就用他的名字与蝾螈合成的新词来命名这种做法。

早期，最高法院将这个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采取不介入的立场。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高等法院认为选区划分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谁有钱，谁就有声音；谁的钱多，谁的声音就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金喇叭》。

且从法律上讲并不属于政治问题，因此法院可以介入。这样，最高法院判决了一些州的选区操控违宪。

近年来，操控选区划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美国 435 个联邦选区中，大约 90% 以上是某党的“安全选区”，根本没有什么竞争性。在自己占上风的州里，民主、共和两党都试图通过操控选区划分“躺赢”对方。然而，这时最高法院的立场又变了，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倾向于不介入。

最新的案例是 2019 年 6 月 27 日，最高法院对数个州（马里兰州、北卡罗莱纳州等）涉及选区划分的案子做出裁定：虽然党派性操控选区划分可能“与民主原则不相容”，但联邦法院不能审查此类指控。在笔者写作本文时（2022 年 10 月中旬），最高法院即将审理北卡的摩尔诉哈珀案（*Moore v. Harper*），该案被认为是一项将重塑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的重大判决，因为它涉及州议会是否有权划定选区界线、制定选举规则。目前受共和党全面控制的州议会超过 30 个，该案若被通过，共和党在两院大获全胜的频率也将大大提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关心美国政治的人都对此密切关注。

“宪政民主的卫士”？

所谓“美式民主”，又叫宪政民主，其要害是用宪法来限定民主运作的领域和范围。在美国的教科书里，对最高法院的定位往往会引用汉密尔顿的说法，即“最不危险的部门”，因为最高法院既没有士兵，也没有金钱来执行其判决。更多的人会说，最高法院是“宪政民主的守护神”，因为它可以用少数的霸权来平衡多数的暴政。与此相关的说法是，要成为宪政守护人，最高法院必须做“一个公正的裁定者”，不管是涉及两党之争，还是其他利益之争，它都是一个站在中间、没有党派色彩、公正的裁定者。这是教科书里对美式民主和最高法院的定位。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在整个政治体制设计里，本身就是一个反民主的机构。2018 年出版的《最危险的部门》（*The Most Dangerous Branch*）一书论证，最高法院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部门，其反民主性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成员构成的不民主性，另一方面是其最大的权力（即司法复审）的不民主性与不对称性。

从最高法院的成员构成来讲，首先，法官不是民选的。说到“民主”时，美国人会念念不忘“选举”，甚至形成了一种固定思维模式：凡是经过民选的，就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最高法院法官的产生方法当然是不民主的。其次，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旦进入就是终身制，除非自己愿意或者因某种理由而退休。对此，美国民众与宪法学者有很多批评。与别国比较，即使西方其他所谓民主国家，也没有保证法官终身任职，因为这种制度规定本身就违反民主原则。

讲到司法复审的反民主性，可以追溯到 1857 年对斯科特案（*Dred*

最高法院必须做“一个公正的裁定者”，不管是涉及两党之争，还是其他利益之争，它都是一个站在中间、没有党派色彩、公正的裁定者。这是教科书里对美式民主和最高法院的定位。

Scott v. Sandford) 的判决。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无权限制奴隶制的蔓延，结果这个案子成为南北战争的关键起因之一。林肯在 1861 年就职演说中就批评了司法复审和最高法院，他指出：“如果把事关全体人民的重大方针交由最高法院来做出最终裁决的话，那么……人民便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把“判定什么东西合宪或者违宪”这么大的权力交到最高法院仅仅数位法官手中，确实有相当大的危险。比如内战后，虽然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黑人投票权的联邦法律，但后来最高法院的很多判决又将这些法律变为了废纸。所以耶鲁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说：“当最高法院宣布立法或行政行为违宪时，它打击的是人民代表的意志，它行使的控制权，不是代表大多数，而是与之作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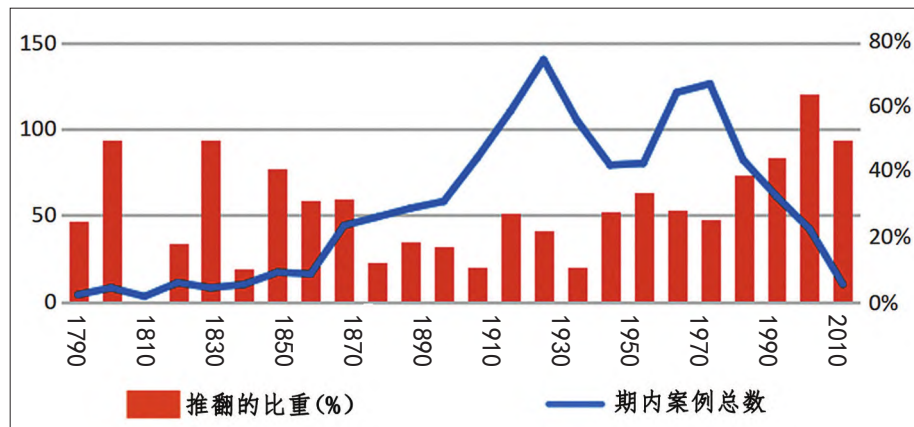
此外，司法复审还有一个特性，即不平衡性：五位大法官的意见，比总统 + 535 位国会议员 + 其余四位大法官的意见，还要重要！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认为某件事情合宪，但只要五位法官认为违宪，他们的意见就占了上风。这岂不是荒唐？只需五位大法官就可以重新审视和推翻法院此前的任何判例（就像最近对罗伊案的判决）；反过来，修宪则需要得到国会两院的三分之二，外加五十个州的四分之三的批准，如此才能否决法院的判例。权力之不平衡如此之大，岂有此理？

最高法院的新趋向

从最高法院的行为上来讲，新趋向是更加党派化。最高法院判决时，可能所有法官一致做出判决，也可能是 6 : 3 或 5 : 4 这样的分裂性投票。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党派性的反应。在过去十余年里，一致性的投票在下降，而分裂性的投票在上升，说明党派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从最高法院的取向上来看，新趋向是更加对抗化。图 1 依据“司法复审国会数据库”的数据绘成，其中折线代表每个时期内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复审的

图 1 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复审的数量与“推翻”的比重



数据来源：Judicial Review of Congress Database

五位大法官的意见，比总统 + 535 位国会议员 + 其余四位大法官的意见，还要重要！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认为某件事情合宪，但只要五位法官认为违宪，他们的意见就占了上风。这岂不是荒唐？



在过去十余年里，最高法院的党派化色彩越来越明显

数量，柱状图代表最高法院“推翻”（struck down）国会法案的比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推翻”的比重越来越高，上升到 50% 甚至更高。这个比重已经高于 19 世纪内战前后的时候，表明最高法院与国会之间变得更加对抗化了。

从最高法院的构成上来看，新趋向是更加精英化。上面提到，在推翻罗伊案的判决里，六位赞成的法官中五位是耶鲁或哈佛的毕业生。早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中的耶鲁、哈佛毕业生并不多，但从 1988 年以来，哈佛和耶鲁的校友一直占最高法院法官的多数。1988 年第一次达到五位，占九位法官的多数。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一共任命了八位大法官，其中四位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三位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现任九位大法官中，有八位毕业于哈佛或耶鲁法学院，这是史无前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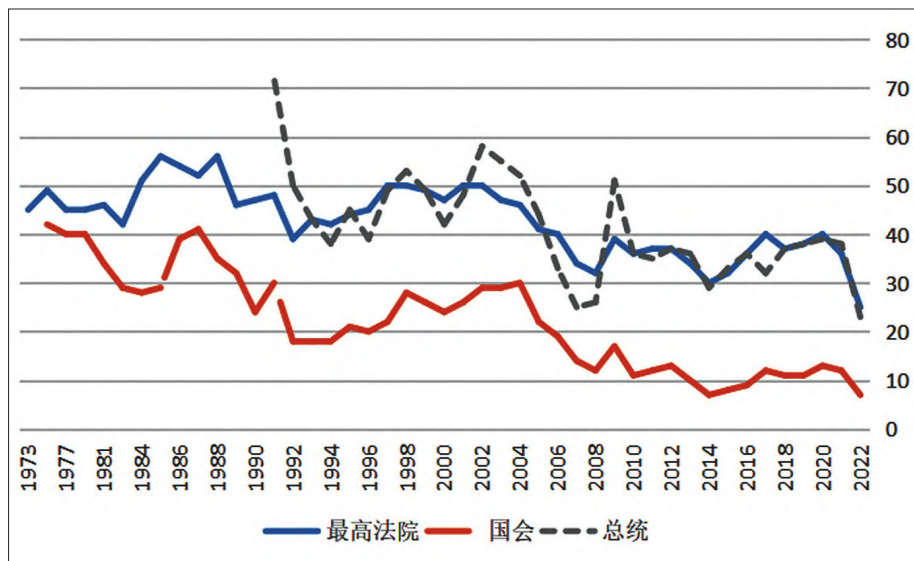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但在美国很多普通人看来，耶鲁、哈佛是普通人无缘进入的封闭精英圈，最高法院已变为一个完全被精英霸占的机构。现在美国人对这个由精英控制的最高法院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尤其是最高法院的终身制。2022 年 5 月 18 日，著名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机构公布一项民调结果，表明支持取消终身制的人几乎占到 70%，民主党中这一比例更高达 77%，哪怕是共和党，也有 61% 的人同意取消法官终身制。

美国政府以三权分立著称。美国人对其中声称代表人民的部门（国会）早就失去了信任。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国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下降，现在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图 2）。虽然国会议员是选出来的，但是人民对这个机构没有信任感，因为超过一半的合资格选民压根就没有参与国会选举投票，即使参与了投票，也没有投给当选的那些国会议员。美国人民对总统的信任度一度很高（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达 70% 左右，但后来也震

虽然国会议员是选出来的，但是人民对这个机构没有信任感，因为超过一半的合资格选民压根就没有参与国会选举投票，即使参与了投票，也没有投给当选的那些国会议员。

荡下降，目前跌到 23%。相对于国会和总统，美国人对最高法院信任度比较高，长期在 40%~50% 之间摆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称它是“美式民主最后的遮羞布”。但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在 2006 年跌破 40% 以后，过去十余年间，一直在 30%~40% 之间徘徊，再也不可能超越 40% 这个门槛了。近三年更是急剧下降，现在仅比对总统的信任度高一个百分点，是 24%。也就是说，每 100 个美国人当中，只有 24 个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信任的，认为它会是公正的。

图 2 美国民众对政府各部门的信任度



数据来源：Gallup

结语

在美国 2022 年国庆节之前，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标题就叫《我们摇摇欲坠的民主》。为什么称美式民主“摇摇欲坠”呢？因为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已变得极端分裂。在调查中，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受少数精英操控的、与自己作对的；近一半的美国人（49%）感觉“在这个国家，越来越感觉自己是陌生人”；还有 28% 的选民（包括 37% 的家中有枪的选民）认可，“公民可能很快就有必要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了”。最近在美国，谈论“内战 2.0”（Civil War 2.0）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有人（如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莱许，Robert Reich）断言，它已经发生；有人（如媒体人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预测，它正在到来。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尽管美国成天指责其他国家不民主，但美国人民对本国政治体制的信心也几乎已消磨殆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宪政民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坠落了。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责任编辑：郭锦泽）

尽管美国成天指责其他国家不民主，但美国人民对本国政治体制的信心也几乎已消磨殆尽。

Overseas

- 08 • **Climb Over the “Small Yard, High Fence”** Luo Yifu
The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ROK has long benefited from and been bound by the US industrial hegemony and is highly dependent on China. As a result, ROK has been more sensitive to 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a-US tech and industry war. Under the shadow of US hegemony, the industrial diplomacy of ROK has to focus more narrowly on the US currently. But the country is also striving to find a breakthrough 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 case of increasing limitations in bilateral exchanges,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 chains may become a new focus of China-ROK high-tec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 12 • **Europe Flame Out? — The Difficult Energy Transition in Germany** Hu Kun Zhong Jiarui

Focus

- 16 • **On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 Lu

Cover Story: Behind the Tearing of America

- 34 • **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conomic Inequality —** Li Yin
 36 • **The Long Shadow of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Drawing on a perspective of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 argue that the sourc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is the rise of the “new economy” in the 1980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old mass-manufacturing economy under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new economy of computer chips, software, and internet industries became the dominant economic sector in the US. This “new economy” revolution enabled the transition from flow production to platform production paradigms, transformed large businesses from managerial capitalism to shareholder capitalism, and resulted in a surge in inequality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S.

- 47 • **Is the US Supreme Court Still the “Guardian” of American Democracy?** Wang Shaoguang

- 53 • **The Lost Ones in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Rise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Its Voter Base** Huang Qixua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New Deal Coalition, which put many white workers out of work.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is becoming the “key minor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which is more and more decisive in the elections. Politicians such as Trump tactically resort to racism, xenophobia, and protectionism to mobilize these white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bsorption of white workers into their political coalition, no matter the Democratic or the Republican Party, will stir up conflicts within the party.

- 64 • **What made America “Out of Control”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of the Resurgence of Conservatism** Longway Foundation

Classic Revisited

- 74 • **How to “Organize” the “Mass” — From a Debate Dur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ang Daoxuan